

漫话扁豆

“霜草苍苍虫切切，村南村北行人绝。独出前门望野田，月明荞麦花如雪。”诗人把晚秋的景色写得淋漓尽致，朴实无华，浑然天成，回味无穷。暮秋的景色在流芳千古的诗意图里。

就在此时，一簇簇扁豆仍挨挨挤挤地花繁叶茂，抑或攀爬在篱笆、豆架和树枝上，不舍不弃，它像铺上了一床碧绿的大棉被，昂首在夜晚的满天霜冻之中，布满鲜艳的生机。

一串串小而玲珑的紫色、粉红色或白色的扁豆花像人们喜庆燃放的小鞭，整齐排列，点缀在绿叶之上，引人注目。扁豆花簇拥，碧绿的叶片和半弧形花儿尽情舒展着婀娜身姿，一眼望去，茂密而精致，分外妖娆，撩人喜爱。

记忆中，每当到了霜降时节，父母整天在生产队劳动，忙里忙外。因白内障而双目失明的奶奶，隔三岔五地叫我看一看门前老槐树上的扁豆藤蔓是否枯黄了，让我用竹竿捆绑铁钩子摘点扁豆角子下来，经过拣选、洗净、晾干，中午烧成咸，满满当当一大碗，热气腾腾地放到饭桌上，全家人围在桌子四周，老老少少你一筷我一筷，最后连汤汁都倒进碗里泡饭，其乐融融，现在想起来仍唇齿留香，在心间又缓缓流淌。扁豆亦可切成碎片煮饭，滴上几滴菜籽油，锅开时就香味扑鼻，整个庄子都在香喷喷的空气之中。到了农历十月底，每逢星期天，奶奶总唠叨让我把家前屋后，柴沟树上的所有扁豆都摘下来，经过挑选洗净，放到大铁锅里煮个大半熟，然后捞起来再摊到芦柴箔子上晒，晒蔫了再晒，待完全晒干后装进布口袋里，挂到屋梁的铁钩子上，等到过年时拿下来，清水泡两天，放几片猪肉烩炖，味道美极了。

说句实在话，那时我真不想把扁豆角子从藤蔓上全部摘下来，每次摘总要留下一两串饱满的，等到冰天雪地的时候再摘下来，好在火盆里炸熟，享受那既脆又香的快乐时光。

入冬的扁豆在朝阳的屋檐前或农家塑料大棚里，显得格外精神。一朵朵扁豆花犹如一群群翩翩起舞的花蝴蝶，栖息在藤蔓之上，让你欢颜悦目。而无遮无挡的扁豆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再茂盛的扁豆也经不住两场恶霜的折磨，总把粉嫩的豆荚连同叶子打得蜷缩垂下。冷风苦雨中，耐寒的部分老叶片仍然在风中微微翕动，连平时遗漏下来的扁豆角就像在锅里煮过一样，角子皮包着豆仁子，依旧支撑在藤蔓上，久而久之，寒风凛冽，还发出沙沙沙的尖锐响声，让人心生怜惜。

清晨的扁豆，洒满洁白的霜冻，天气晴朗几天，冷空气又要来袭。由于冷暖气流的对峙，时不时地有浓雾飘逸着，就像纱一样轻盈缥缈朦胧，这雾气游走很慢，萦绕在整个扁豆藤叶间，太阳一出，蒙蒙雾气才慢慢吞吞地飘拂升空，此时又像庄户人家的炊烟袅袅，犹如世间仙境，蕴含着大自然绰约的风姿与神韵。

扁豆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到了仲秋，乡村的饭桌上就多了一些香喷喷的菜肴，扁豆烧芋头，扁豆烧老鹅，还成了家乡盐城当地的特色菜，食之鲜嫩，清淡不腻，既当饱又解馋，胜似山珍海味。

我喜欢扁豆，不光是它花繁叶茂、藤绕绵延，以及美滋滋的味道；更因在静好的岁月深处，微笑向暖，把生命活得更自在浪漫。



登瀛

湿地往事 孙书林 绘
刊头书法 沼科书

老孙

认识老孙，缘于这条位于小区后的一条河道绿化带，他是这条道路的保洁工，我是天天来“打卡”的运动爱好者。

一辆略显斑驳的大红漆脚踏三轮车，车龙头上挂着红、黄、白等不同颜色的口袋，分别存放着废纸、废塑料袋、塑料瓶等垃圾，一个塑料筒、一把大扫帚、一把小扫帚、一个铝皮畚箕、一只已经磨得发亮的铁铲等工具挤在小小的“车箱”上。三轮车前的大杠上，下垂着一块磁铁，那是用来吸路上遗弃的废铁的，上面已吸上了几个铁钉、大头针等物件。

神台河风光带位于县城中心，东西走向，四季风景如画，褚红色的跑道蜿蜒在绿色的长廊中，风光带像一条多彩的丝巾，飘逸在县城的脖子上，使水乡小城增添几分灵动和秀丽。清晨，人们迎着朝阳，在清脆的鸟声和沁人的花香中晨跑。晚上，人们在“唧唧”的虫鸣声和如水的月光下漫步。无论是酷暑严寒，还是刮风下雨，风光带总是把她最整洁、干净的一面呈现给人们。而负责河北岸3公里一段风光带、默默无闻在这条路上保洁的，正是年龄已72岁、腰有些佝偻的老孙。

每天早晨4:30起床，到中午11:30左右结束。除了做好路面的垃圾清理，还要兼顾道路两侧绿化带和花草树木的整洁。大地上有无数条像神台河这样的城中河，它们像毛细血管，滋润大地，扮靓风景，也有无数个像老孙这样的“清道夫”，用汗水换给人们一个舒畅、愉悦的环境。

在绿化带与城中步行街交会处，是一座桥和休闲广场。今年中秋节晚上，皓月当空，微风拂面，人们纷纷走出家门，赏月休闲，逛广场夜市，一时人声鼎沸，孩子们缠着大人放烟花，五颜六色的烟花带来了欢声笑语，也把一摊摊烟花废壳留了下来。更有一盏盏红彤彤的孔明灯，火光摇曳着在晚风中袅袅升起，燃尽的孔明灯落在碧绿的树冠和草地上，十分刺眼。我当时想，这么多垃圾杂物，明天够老

孙受累的。第二天晨跑，见老孙站在凳子上，吃力地试图用一把长扫帚，挑下挂在树梢上的孔明灯，他的三轮车上，堆满了废烟花壳和孔明灯，太阳还没升起，跑道和广场上已被他清理得清爽。

9月15日，台风登陆东南沿海，受其影响，县城夜里刮起了七八级大风，暴雨砸在屋顶上发出急促的“噼里啪啦”声。老孙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一来是他孙子重感冒，挂了两天水，体温仍没见下降，二来他心疼道路旁的花草树木，干了这么多年，他和这些天天见面的花草树木产生了感情，早把它们当作自己的“孩子”，这风雨交加之夜，不知道倒了多少棵树，伤了多少花，他很担心。老伴推了推他，说：“今天风大雨大的，你就不要去路上了，又没有人查，再说宝宝的病是个心思，你就在家吧。”老孙坚定地说，公家给了工资，就要对得起这个钱，人不能昧着良心。第二天老孙穿起雨衣，顶着大风，来到路上，一会儿扶树，一会儿清理杂物，整个长长的跑道上，只有穿着橙色马甲的他，在水汽朦胧的绿荫间忙碌，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。

有一天早晨跑步，路遇老孙，他之前了解到我在政府机关上班，说要拜托我一件事，我说不用客气，只要能办到。他说：“这个跑道上，有不少人牵着狗溜达，养狗咱不反对，但得管住它们的‘大号’呀，我每天都处理不下七八处。我从电视上看到，大城市人家也养宠物，但从来不让小狗小猫随地‘大号’，都给动物配了塑料便袋，我们不能学习吗？不晓得这事归哪个单位管，你在政府工作，能不能问一下呢？”

可能是大清早上，老孙觉得和我谈关于狗的“大号”问题，觉得“不是时候”，话说出口后，立即意识到自己的不妥，古铜色的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，两只垂在胸前的手不自在地来回搓着，尴尬地说：“不好意思啊。”

我顿时觉得他认真得有点可爱。

时光里的记忆

提起炭炉子，我是记忆犹新，在我10岁左右，有一年秋天，我跟父亲去当时在盐城东方红桥附近的姑祖母家玩，也就是那次，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了炭炉子。我依稀记得姑祖母家用的炭炉子外面包裹一层铁皮，青绿色烤瓷漆面，简约美观，炉膛里可以摆三块蜂窝煤。两边的提耳，是供人拎炭炉子用的，底部有开关可调节控制进氧量的炉门，打开火旺，关上也能保持蜂窝煤不灭。姑祖母见我好奇，就耐心告诉我使用炭炉子的一些好处和方法。姑祖母还说，通常情况下，炭炉子上总是放着一只水吊子，始终有热度，发出滋滋的声响。要喝滚烫的开水，打开炉门，通风加大火力即可，水一沸腾，水吊子就会发出尖锐的哨音。从那以后，我心里总是期盼，我家何时也能像城里人一样，用上时髦的炭炉子？自己“脱胎换骨”。

1992年春，那时我已在信用社工作6年多，信用社分给我一间宿舍和一间小厨房。搬家后第二天一大早，只见同事们一家家都在屋外烧炭炉子，此时此景，一下子点燃了我心中那盏烧炭炉子的火焰，便立刻叫妻子也买了一只炭炉子，装模作样尝试着做一个“城里人”。

大家知道，炉子生火是有窍门的，技巧掌握不好不但生不着火，还会弄得家里乌烟瘴气，让人垂头丧气。所以我家第一次生炉子前，妻子讨教了很多人的点炉经验，看她操作时，总是将炭炉子拎到信用社家属区厨房门口生火，说是便于出烟；再在炉膛内先填入废旧的纸张点燃，加些易燃的柴火，柴火着成一团火了，垫着蜂窝煤引燃。她还用芭蕉扇不停地对着炭炉最底下可移动的小门扇风，好让蜂窝煤燃烧得快些。每每晨曦中，我们家属区后院的七八只炭炉子上面烟雾飘飘，随风缭绕，充满了人间烟火味儿。

那时，我家宿舍在时任营业所主任的二叔家隔壁。由于我粗心或“开小差”，稍不留神，时常忘记换蜂窝煤，炉子里的火就灭了。次日清晨，打开炉盖，炉内冰凉，顿生沮丧。懒得再生火，叔叔家离我家近在咫尺，我用火钳子夹一块黑乎乎的蜂窝煤到二叔家引火，要不换个烧透了的蜂窝煤心回来，引燃我家的炭炉子。二婶絮叨：“夹一块走就行了，还拿一块来干嘛？”此声已遥，但犹在耳。炭炉子暖身，二婶话暖心。红彤彤的蜂窝煤里，也燃烧着二婶的温情和慈爱，冲淡了当年生活的几许窘迫、几许辛酸。

家乡的冬天格外潮湿阴冷，侵入肌骨，呼口气都是白的。经久难忘的，莫过于下班回家，将那天天摸钞票和打算盘并且冻得红肿的双手，在炭炉子上翻来覆去地搓，烘烤一会儿，温暖从手上传递到身上，由身上传递到心里，表情由寒冷僵硬而一点点地缓和温和。有时，我还不忘找来老父亲从老家送来的山芋，放置在炭炉子上烤，等到表皮焦黑，揭下来吃，真是香味诱人，盈满一屋。

就连我年已古稀的老母亲也学会了使用家用电器以及煤气灶。时光里的记忆——炭炉子，那是一个年代里的记忆，一段岁月里的情结，在那物质生活贫乏的年月里，它曾经暖暖地燃烧着我儿时的梦……